



中国经典名著

三宝太监西洋记

(一)

〔明〕罗懋登 著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一回 孟兰盆佛爷揭谛 补陀山菩萨会神 1
- 第二回 补陀山龙王献宝 涌金门古佛投胎 12
- 第三回 现化金员外之家 投托古净慈之寺 25
- 第四回 先削发欲除烦恼 后留须以表丈夫 37
- 第五回 摩诃萨先自归宗 迦摩阿后来复命 50
- 第六回 碧峰会众生证果 武夷山佛祖降魔 63
- 第七回 九环锡杖施威能 四路妖精皆扫尽 76
- 第八回 大明国太平天子 薄海外遐迩率宾 89
- 第九回 张天师金阶面主 茅真君玉玺进朝 101
- 第十回 张天师兴道灭僧 金碧峰南来救难 111
- 第十一回 白城隍执掌溧水 张天师怒发碧峰 124
- 第十二回 张天师单展家门 金碧峰两班赌胜 135
- 第十三回 张天师坛依金殿 金碧峰水淹天门 147
- 第十四回 张天师倒埋碧峰 金碧峰先朝万岁 159
- 第十五回 碧峰图西洋各国 朝廷选挂印将军 171

第一回 孟兰盆佛爷揭谛 补陀山菩萨会神

词曰：

春到人间景异常，无边花柳竞芬芳。

香车宝马闲来往，引却东风入醉乡。

酩酊酒，卧斜阳，满拚三万六千场。

而今白发三千丈，还记得年来三宝太监下西洋。

粤自天开于子，便就有个金羊、玉马、金蛇、玉龙、金虎、玉虎、金鸦、铁骑、苍狗、盐螭、龙缠、象纬、羊角、鹑精，漉漉虺虺、灩灩稜稜。无限的经纬中间，却有两位大神通：一个是秉太阳之真精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，一日一周；一个是秉太阴之真精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，盈亏圆缺。正所谓“日行南陆生微暖，月到中天分外明”也。地辟于丑，分柔分刚，便就有个三社、三内、三界、四履、四裔、四表、五字、五服、五遂、六诏、六狄、六幕、七墀、七壤、七陞、八埴、八紘、八埏、九京、九围、九垓、十镇、十望、十紧、大千亿万，阎嶮浮雉，肫肫莽莽，无限的町疃中间，也有两位大头目：一个是形势蜿蜒磅且礴，奇奇怪怪色苍苍，静而有常，与那仁者同寿；一个是列名通地纪，疏派合天津，动面不括，与那智者同乐。正所谓“山色经年青未改，水流竟日听无声”。

有天地然后有万物。故人生于寅，便就有个胎生、卵生、形生、气生、神生、鬼生、湿生、飞生，日积月累，盈天地之间者。



唯万物林林总总，亿千万劫，便又分个儒家、释家、道家、医家、风水家、龟卜家、丹青家、风鉴家、琴家、棋家，号曰“九流”。这九流中间，又有三个大管家：第一是儒家，第二是释家，第三是道家。

那一个是儒家？这如今普天下文庙里供奉的孔夫子便是。

这孔夫子又怎么样的出身？却说这个孔夫子生在鲁之曲阜昌平乡阙里，身長九尺二寸，腰大十围，凡四十九表，眉有一十二彩，目有六十四理。其头似尧，其颡似舜，其项似皋陶，其肩似子产。学贯天人，道究秘奥，龟龙衔负之书，七政六纬之事，包羲、黄帝之能，尧、舜、周公之美，靡不精备。删《诗》《书》，定礼乐，赞《周易》，修《春秋》。授于洙南泗北门徒三千，博徒六万，达者七十二人。历代诏封他做大成至圣文宣王。我朝嘉靖爷登基，止称至圣先师孔子。这孔夫子却不是小可的，万世文章祖，历代帝王师，是为儒家。有赞为证，赞曰：

孔子之先，胄于商国。

弗父能让，正考铭勒。

防叔来奔，邹人倚立。

尼父诞圣，阔里生德。

七十升堂，四方取则。

卯诛两观，摄相夹谷。

叹风遽衰，泣麟何促，

九流仰敬，万古饮躅。

唐睿宗御制赞曰：

猗欤夫子，实有圣德。



其道可学，其仪不忒。

删《诗》定乐，百王取则。

吾岂匏瓜，东南西北。

宋太宗御制赞曰：

王泽下衰，文武将坠，尼父挺生，海岳标异。

祖述宪章，有德无位。

哲人基萎，凤鸟不至；却说那一个是释家？这如今普天下寺院里供奉的佛爷爷便是。这佛爷爷怎么样出身？原来这佛爷爷叫做个释迦牟尼佛。

他当初生在西天舍卫国刹利王家，养下地来，便就放大智光明，照十方世界，地涌金莲华，捧住他两只脚，他便指天划地，作狮子吼声。长大成人，修道于檀特山中，乞法炼心，乞食资身，投托阿蓝迦蓝郁头蓝佛处做弟子。一日三，三日九，能伏诸般外道，结成正果。佛成之日，号为天人师。转四谤法轮，说果演法，普度众生。先度憍陈如等五人，次度三迦叶并徒众一千人，次度舍利弗一百人，次度目乾连一百人，次度耶舍长者五十人，到今叫做阿罗世尊菩萨。佛爷爷身长一丈六尺，黄金色相，顶中佩日月光，能变能化，无大无不大，无通无不通。

后一千二百一十七年，教入中国，即汉朝明帝时也。汉明帝夜来得一梦，梦见一个浑金色相的人，约有一丈多长，头顶上放光，如日月之象。明日升殿，访问百官，百官中有一个叫傅毅，晓得是西天佛爷爷降临东土，当日稟明。汉明帝便就差郎中蔡愔赍一道诏书，径到天竺国，问他的道，得他的书，又领了许多的沙门来。传到如今，日新月盛，这便叫作释家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

国开兜率在西方，号作中天净梵王，妙相端居金色界，神通大放玉毫光。

阎浮檀水心无染，优钵昙花体自香。

率土苍生皈仰久，茫茫苦海泛慈航。

僧诗：

浮杯万里达沧溟，遍礼名山适性灵。

深夜降龙潭水黑，新秋放鹤野田青。

身无彼此那怀土，心会真如不读经。

为问中华披剃者，几人雄猛得宁馨？那一个是道家？这如今普天下观里供奉的太上老君的便是。这太上老君却怎么样出身？原来老君住在太清道境，乃元气之祖宗，天地之根本。他化身周历尘沙，也不可计数。自从盘古凿开混沌以来传至殷汤王四十八年上，这老君又来出世，乘太阳日精，化做五色玄黄，如弹丸般样的大。时有玉女当昼而寝，他便轻轻的流入玉女的口中，玉女不觉，一口吞之，遂觉有孕。怀了八十一年，直到武丁九年岁次庚辰，剖破玉女右胁而生。生下地时，头发已自欺霜赛雪，就是个白头公公，因此上人人叫他做老子。老子生在李树下，指李树为姓，故此姓李，名耳，字伯阳。到秦昭王九年，活了九百九十六岁，娶了一百三十六个婆娘，养了三百六十一个儿子。忽一日吃饱了饭，整整衣，牵过一只不白不黑、不红不黄、青菱菱的两角牛来，跨上牛背，竟出函谷关而去。把一个把关的官也有些妙处，一手挡住关，一手挽着牛，只是不放。老子道：“恁盘诘奸细么？”那官道：“不是。”老子道：“俺越度关津么？”那官道：

“也不是。”老子道：“左不是，右不是，敢是要些



过关钱儿？”那官道：“说个要字儿倒在卯，只是钱字又不在行。”老子道：“要些甚么？”那官道：“要你那袖儿里的。”老子道：

“袖里止有一本书。”那官道：“正是这书。”老子不肯，那官要留。挨了一会，老子终是出关的决胜，只得拽起袖来，递书与了那官，老子出关去了。这个书就是《道德经》。上下二篇：上篇三十七章，下篇八十章。道教大行于东土。和儒释共为三教，这是道家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玉女度尘晔，和丸咽紫霞。

时凭白头老，去问赤松家。

瑶砌交芝草，星坛绕杏花。

青牛函谷外，玄鬓几生华。

道诗：

占尽乾坤第一山，功名长揖谢人间。

昼眠松壑云瑛暖，夜漱芝泉石髓寒。

曲按宫商吹玉笛，火分文武炼金丹。

荣华未必仙翁意，自是黄冠直好闲。

这三教中间，独是释氏如来在西天灵山胜境，娑娑双林之下，雷音宝刹之中，三千古佛，五百阿罗，八大金刚，大众菩萨，幢幡宝盖，异品仙花。你看他何等的逍遥快活，何等的种因受果！正是：

无情亦无识，无灭亦无生。

一任阎浮外，桑田几变更。

尔时七月十五日孟秋之望，切照常年旧例，陈设盂兰盆会。

盆中百样奇花，千般异果。佛祖高登上品莲台，端然



兀坐，诸佛阿罗揭谛神等，分班皈依作礼。礼毕，阿傩捧定宝盆，迦叶布散宝花，如来微开喜口，敷衍大法，宣畅正果，剖明那三乘妙典、五蕴楞严等。众各各耸听皈依。讲罢，如来轻声问道：

“游奕官何在？”原来佛祖虽在西天，却有一个急脚律令，职居四大部洲游奕灵官，每年体访四大部洲众生善恶，直到盂兰会上，回报所曹，登录文簿，达知灵霄宝殿玉帝施行。故此如来问道：“游奕官何在？”道犹未了，只见一位尊者：

长身阔臂，青脸獠牙。手抡月斧，脚踏风车。停一停，抹过了天堂地府；霎一霎，转遍了海角天涯。原本是阴司地府中一个大急脚律令，而今现在佛祖宝莲台下，职授四大部洲游奕灵官波那。

他一闻佛祖慈音，忙来顶礼，应声道：“有，有。”如来道：“尔时四部洲一切众生，作何思惟？为我说。”灵官启道：

“东胜神洲，敬天礼地如故。北俱芦洲，性拙情疏如故。我西牛贺洲，养气潜灵，真人代代衣钵如故。独是南赡部洲，自从传得如来三藏真经去后，大畅法门要旨，广开方便正宗。为此有一位无上高尊，身長九尺，面如满月，凤眼龙眉，美髯绀发，顶九气玉冠，披松罗皂服，离子紫霄峰，降下尘凡治世。”如来听知，微微笑道：“原来高尊又临凡也。”当有大众菩萨齐声上启道：“是那位高尊？”如来道：“是玉虚师相玄天上帝。”

“众菩萨又启道：“玄天何事又临凡？”如来道：“当日殷纣造罪，恶毒恣横，遂感六大魔王，引诸煞鬼，伤害



下界众生。

元始乃命玉皇上帝降诏紫微，阳命武王伐纣，阴命玄帝收魔。

尔时玄帝披发跣足，金甲玄袍，皂纛黑旗统领丁甲，下降凡世，与六大魔王战于洞阴之野。魔王以坎离二气，化苍龟巨蛇。变现方成，玄帝赫显神通，蹶于足下；又锁阿呵鬼众在丰都大洞，故此才得宇宙肃清。今日南膳部洲，因为胡人治世，箕尾之下，那一道腥膻毒气尚且未净，玄帝又须布施那战摩王蹶坎离的手段来也。只一件来，五十年后，摩诃僧祇遭他厄会，无由解释。

”道犹未了，原来诸佛菩萨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只因如来说了这两句话，早又惊动了一位老祖。这老祖却不是等闲的那谟。前一千，后一千，中一千，他就是三千古佛的班头；一万、十万、百万、千万、万万，他就是万万菩萨的领袖。怎见得他是三千古佛的班头，万万菩萨的领袖？却说当日有十六个王子，一个出家为沙弥，年深日久，后来都得如来之慧，最后者，就是释迦牟尼佛也。在前早有八个王子出家，拜投妙光为师，皆成佛道，最后成佛者，燃灯古佛是也。释迦如来是诸释之法王，燃灯古佛是如来授记之师父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尝闻释迦佛，先授燃灯记。

燃灯与释迦，只论前后智。

前后体非殊，异中无一理。

一佛一切佛，心里如来地。

这惊动的老祖，却就是燃灯古佛，又名定光佛。你看他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顶上光明直冲



千百丈，尔时在无上跏趺，一闻如来说道：“五十年后，摩诃僧祇遭他厄会，无由解释。”他的慈悲方寸如醉如痴，便就放大毫光，广大慧力，立时间从座放起飞鸟下来。一见了如来，便就说道：

“既是东土厄难，我当下世为大千徒众解释。”如来合掌恭敬，回声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”诸佛阿罗菩萨等众齐声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无量功德。”老祖即时唤出摩诃萨、迦摩阿二位尊者相随。

金光起处，早已离了雷音宝刹，出了灵山道场，香风渺渺，瑞气氤氲。一个老祖，两个尊者，师徒们慢腾腾地踏着云，蹑着雾，磕着牙。摩诃萨道：“师父，此行还用真身，还用色身？”老祖道：“要去解释东土厄难，须索是个色身。”摩诃萨道：

“既用色身，还要个善娘么？”老祖道：“须索一个善娘。”摩诃萨道：“须用善娘，还要个善爹么？”老祖道：“须索一个善爹。”摩诃萨道：“既要善爹、善娘，还要个善地么？”老祖道：“须索一个善地。”迦摩阿道：“弟子理会得了，一要善娘，二要善爹，三要善地。师父、师兄且慢，待弟子先到南赡部洲，挨寻一遍，择其善者而从之。”老祖道：“不消你去。南海有一位菩萨，原是灵山会上的老友，大慈大悲救苦难，南赡部洲那一家不排香列案供奉着他？那一个不顶礼精虔皈依着他？我且去会他一会，谤问一处所，一个善男子，一个善女人，以便住世。”道犹未了，按下云头，早到了一座山上。这山在东洋大海之中，东望高丽、日本、琉球、新罗，如指诸掌，西望我大明一统天下，两京十三省，图画天然。自古以来



叫做梅岑山。我洪武爷登基，改名补陀落迦山。山上有观音峰、灵鹫峰、挂天峰、九老峰、笔架峰、香炉峰，又有三摩岩、大士岩、海月岩、玩月岩、真歇岩、弄珠岩，又有潮音洞、善才洞、槃陀洞、昙龙洞、华阳洞，又有百丈泉、啸吟泉、喜客泉、八公泉、温泉、弄丸泉、挂珠泉。山后怪石峻嶒，吞云吸雾。山前平坦，中间有一座古寺，前有挂锡卓峰，左有日钟，右有月鼓，后有观星耸壁，古来叫做普陀寺。我洪武爷登基，改名补陀寺。名山谷寺，东海一大观处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古寺玲珑海濫中，海风净扫白云踪。

谁堪写出天然景？十二栏杆十二峰。

却说老祖按下云头，早到了这补陀落迦山上，领着那摩诃萨、迦摩阿二位尊者，指定了补陀寺，直恁的走将进来。进了一天门、二天门，再进了上方宝殿。只见两廓之下，奇花异卉，献秀呈祥；雀巢雉雏，各相乳哺，老祖心里想道：“果好一片洞天福地也。”摩诃萨轻轻的咳嗽一声，只见宝莲座下转出一位沙弥来。摩诃萨早已认得他了，叫声：“惠岸，你好因果哩！”把那一位沙弥倒吃了一惊，他心里自忖道：“这等面生远来的和尚，如何就认得我，如何就晓得我的名字？好恼人也。”心里须到着恼，面皮儿却也要光。好个小沙弥，一时间便回嗔作喜，陪个问讯问：“长老缘何认得弟子？如何晓得弟子的贱名！”摩诃萨道：“且莫说你，连你的父亲我也认得他，我也晓得他的名字。”小沙弥道：“也罢，你认得我父亲是甚么人？你晓得我父亲叫做甚么名字？”摩诃萨道：“你父亲叫做个托塔李天王。原是我一个老道友，我怎么不认得他？我



怎么不认得你？”小沙弥看见扞实了，他愈加恭敬，再陪一个问讯，说道：“原来是父执之辈，弟子有眼不识泰山，望乞恕罪！敢问老师父仙名？”摩诃萨道：“在下不足，法名摩诃萨。”小沙弥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好个摩诃萨，果真如今天下事只是摩诃萨。敢问那一位师父甚么仙名？”摩诃萨道：“师弟叫做个迦摩阿。”小沙弥又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也是会摩阿，敢问那一位老师父甚么法名？”摩诃萨道：“那一位是俺们的师父，却就是燃灯古佛。”惠岸听说是燃灯老祖，心里又吃了一惊，把个头儿摇了两摇，肩膀儿耸了三耸，慢慢的说道：“徒弟到都摩诃萨，师父却不摩诃萨也。”摩诃萨道：“少叙闲谭，师父何在？”沙弥道：“俺师父在落迦山紫竹林中散步去了。”摩诃萨同了惠岸转身便走，出门三五步，望见竹阴浓，只见竹林之下一个大士：

体长八尺，十指纤纤，唇似抹朱，面如傅粉。双凤眼，巧蛾眉，跣足栊头，道冠法服。观尽世人千万劫，苦熬苦煎，自磨自折，独成正果。一腔子救苦救难，大慈大悲。左傍立着一个小弟子，火焰浑身；右傍立着一个小女徒，弥陀满口。绿鹦哥去去来来，飞绕竹林之上；生鱼儿活活泼泼，跳跃团蓝之中。

原来是个观世音，我今观尽世间人。

原来是个观音菩萨。这座补陀落迦山，正是菩萨发圣之地，故此老祖说道南海有一位菩萨，原是灵山会上的老友，会他一会，谛问东土作何善恶。却说这菩萨高张慧眼，早已知道老祖下临，抽身急转莲台之上。两家相见，分宾主坐。坐定闲叙。



叙及阿耨会、多罗会、蟠桃会、兜率会、九老会、须菩会，各各种因，各各证果。尔时惠岸站在边厢，轻轻启道：“相见未须愁落莫，想因都是会中人。”老祖道：“胜会不常，乐因须种。”即时撤座而起，步出山门。一个老祖和一个菩萨，把个补陀落迦山细游细玩，慢挨慢详。游罢玩罢，直上那灵鹫峰的绝顶说经台上趺坐而坐。左有老祖，右有菩萨，谈经说法，密谛转轮。惠岸直上香炉峰上，焚起龙脑喷天香，摩诃萨走上石钟山上，撞起石神来。迦摩阿走上石鼓山上，撞起石鼓来。顷刻之间，只见满空中瑞霭氤氲，天花乱落如雨。

说经台下听讲的，恰有四个异样的人，头上尽有双角，项下俱有逆鳞，只是面貌迥然不同。第一个青脸青衣，数甲道乙；第二个红脸朱衣，指丙蹶丁；第三个白脸素衣，呼庚吸辛；第四个黑脸玄衣，顶壬礼癸。惠岸近前去打一看，原来不是别的，却是四海龙王。面青的是东海龙王敖广，面红的是南海龙王敖钦，面白的是西海龙王敖顺，面黑的是北海龙王敖润。尔时摩诃萨、迦摩阿位列下班，听讲已毕，看见天花乱落，龙王各各听讲，轻轻问道：“老祖、击萨说法天雨花，龙王听讲，是何神通？”菩萨道：“是尔众撞钟鼓的因缘。”摩诃萨道：“如何是我等撞钟撞鼓的因缘？”菩萨道：“我这个钟不是小可的钟，我这个鼓不是小可的鼓。”却不知怎么不是小可的钟，怎么不是小可的鼓，还有甚么神通，还有甚么鬼怪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回 补陀山龙王献宝 涌金门古佛投胎

钟诗：

既接南邻磬，还随百里笙。
平陵通曙响，长乐警宵声。
秋至含霜动，春归应律鸣。
欲知常待扣，金籥有馀清。

鼓诗：

軒制传匏质，尧年韵土声。
向楼疑欲击，震谷似雷惊。
虓虎迎风起，灵鼉带水鸣。
乐云行已奏，礼曰冀相成。

观音菩萨说道：“我这个钟不是小可的钟，其质本石，其形似钟。自天开于子，那一团的轻清灵秀，都毓孕在这块石头上，故此这个石钟，左有日月文，右有星辰象，燥则天朗气清，润则晦明风雨。其声上，上通于三十三天。适来钟响，惊动天曹，为此天花坠落。这个石鼓不是小可的鼓，其质本石，其形似鼓。自地辟于丑，那一股的重厚气魄都融结在这块石头上，故此这个石鼓，左有山岳翠，右有河海形，燥则河清海宴，润则浪滚涛翻，其声下，下通于七十二地。适来鼓响，惊动海神，为此龙王听讲。”摩诃萨、迦摩诃合掌齐声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无量功德。”尔时已过了七七四十九日，老祖撤讲下台，菩萨欠身施礼。

老祖道：“玄天上帝临凡，摩诃僧祇遭他厄难，何由解释？”菩萨道：“须索老祖下世，为大众解释。”老祖



道：“何是善地？何是善爹？何是善娘？尔菩提为我释说。”原来观世音菩萨显化南赡部洲，故此南赡部洲家家顶礼，个个皈依，善的善，恶的恶，好的好，歹的歹，拙的拙，巧的巧，毒的毒，慈的慈，却都在菩萨慧眼之中，正是“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”。菩萨要个善地，要个善爹，要个善娘，一时就有了。合掌恭敬回复老祖道：“南赡部洲有个古迹，名叫做杭州。自古道：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这是个善地。”老祖道：“有了善地，没有善爹。

”菩萨道：“杭州城涌金门外左壁厢，有个姓金的员外，他原是玉皇案下金童，思凡下世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是个善爹。”老祖道：“有了善爹，没有善娘。”菩萨道：“金员外的妻室姓喻氏，他原是玉皇案下玉女，思凡下世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又是个善娘。”老祖一得了善地，二得了善爹，三得了善娘，飞身便起。只见摩诃萨高声叫道：“弟子愿随师父下世，也须得善地、善爹、善娘。”迦摩阿也叫声道：“弟子愿随师父下世，须得个善地、善爹、善娘。”老祖道：“这都在菩萨身上。”菩萨也不开口，也不回话，袖儿里取出两个锦囊，便一人交付一个与他。

老祖看见两位尊者有了锦囊，飞身便走。又只见那四个龙王一字儿跪着，离声叫道：“佛爷爷且住且住！”那老祖是个慈悲方寸，看见龙王恁的吆喝，分明是要去得紧，暂且驻骅停驂，微微笑道：“怎么叫且住且住？法门无住。”那四个龙王齐声叫道：“弟子兄弟们今日个得闻爷爷的三乘妙典，五蕴楞严，免遭苦海沉沦，都是爷爷的无量功德，各愿贡上些土物，表此微忱。”老祖道：“贪根不拔，苦



树常在，这的不消。”四个龙王又齐声叫道：“多罗多罗，聊证皈依之一念。”老祖未及开口，菩萨从傍赞相道：“一念虚，念念虚；一心证，心心证。”老祖道：“那里个善菩萨，爱人些些。”菩萨笑了笑，道：“岂不闻‘海龙王少了宝’？”只见那四个龙王又齐声叫道：“闻知爷爷下世，少不得借肉住灵。弟子们曾闻得五祖一株松，不图妆影致，也要壮家风；曾闻得六祖一只碓，踏着关捩子，方知有与无。伏望爷爷鉴受。无量功德，无量生欢喜。”老祖起头一看，只见第一班跪着的青脸青衣，数甲道乙，手里捧着一挂明晃晃的珍珠。老祖微开善口，问道：“第一位是谁？”龙王道：“弟子是东海小龙神敖广。”老祖道：“手儿里捧着甚么？”龙王道：“是一挂东井玉连环。”老祖道：

“何处得来的？”龙王道：“这就是小神海中骊龙项下的。大凡龙老则珠自褪，小神收取他的。日积月累，经今有了三十三颗，应了三十三祖之数。”老祖道：“有何用处？”龙王道：

“小神海水上咸下淡，淡不中吃，咸水不中吃。这个珠儿，他在骊龙王项下，年深日久，淡者相宜，咸者相反。拿来当阳处看时，里面波浪层层；背阴处看时，里面红光射目。舟船漂海，用他铺在海水之上，分开了上面咸水，却才见得下面的淡水，用之烹茶，用之造饭，各得其宜。”老祖点一点头，想是心里有用他处，轻轻的说道：“吩咐他在南膳部洲伺候。”龙王把个手儿朝上拱一拱，好个东井玉连环，只见一道霞光，烛天而去。

第二班跪着的红脸朱衣，指丙躡丁，手里捧一个毛松



松的椰子。老祖道：“第二位是谁？”龙王道：“弟子是南海小龙神敖钦。”老祖道：“手儿里捧着甚么？”龙王道：“是一个波罗许由迦。”老祖道：“是何处得来的？”龙王道：“这椰子长在西方极乐国摩罗树上，其形团圞，如圆光之象。未剖已前，是谓太极，既剖已后，是谓两仪。昔年罗堕阇尊者降临海上，贻与水神。”老祖道：“有何用处？”龙王道：“小神海中有八百里软洋滩，其水上软下硬。那上面的软水就是一匹鸟羽，一叶浮萍，也自胜载不起，故此东西南北船只不通。若把这椰子锯做一个瓢，你看他比五湖四海还宽大十分。舟船漂海到了软洋之上，用他取起半瓢，则软水尽去，硬水自然上升。

却不是拨转机轮成廓落，东西南北任纵横？”老祖也点一点头，想是也有用他处，轻轻的说道：“吩咐他到南膳部洲答应。”龙王把个手儿朝上拱一拱，好个波罗许由迦，只见一道青烟，抹空而去。

第三班跪着的白脸素衣，呼庚吸辛，手儿里捧着一个碧澄澄的滑琉璃。老祖道：“第三位是谁？”龙王道：“弟子是西海小龙神熬顺。”老祖道：“手儿里捧着甚么？”龙王道：“是一个金翅吠璃璃。”老祖道：“是何处得来的？”龙王道：

“这琉璃是须弥山上的金翅鸟壳，其色碧澄澄，如西僧眼珠子的色，道性最坚硬，一切诸宝皆不能破，好食生铁。小神自始祖以来，就得了此物，传流到今，永作镇家之宝。”老祖道：

“要他何用？”龙王道：“小神海中有五百里吸铁岭，那五百里的海底，堆堆砌砌，密密层层，尽都是些吸铁石，

